

尚

書

正

義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

言

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

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

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

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

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疏

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

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占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

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旣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旣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 傳順古至不慎 正義曰周公旣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己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勤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旣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決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傳周公至其人 正義曰此以立政

石篇知用成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
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
卿分掌國事主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
誡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官也察也察獄之官用
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
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
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
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
出入王之命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
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
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
皆爲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
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
肅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
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

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皆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

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禹

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

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彼事六卿

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丕訓

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異我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

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象官若此則乃能三居
無義民六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桀之為德

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

疏

古之至罔後正義曰既言知

知

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
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
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
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
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
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戍
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
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

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默遠其國不
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
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以此故
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
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之
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
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
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
室猶家也顓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
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
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
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
言為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
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
事惟有皋陶謀心德故言九德皋陶所謀者心實

兩柔而立愿而恭亂而勢擾而親直而正信而
廉剛而寧強而義是也 傳知九至君矣 正義
曰造言乘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
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
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
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
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
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
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
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
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
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故伯俱得
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躬之州牧曰伯虞夏
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

凡人爲主皆欲巨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斥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乃用二有宅克

於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居三有俊克人
之法能使其居言

服罪文曰能用四柔正直三
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在

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
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

亦越至見
正義

曰不有所廢則無以典桀之滅云夏家乃以開道
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

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
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

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
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而
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
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
也 傳桀之至天下 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

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
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

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
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

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
顯明其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
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

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
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

以互相 嗚呼其在受德啟者惟羞刑暴德之

人同于厥邦

柔德紂字帝乙受焉爲作善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

人同于其國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此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

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天以紂惡故劓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

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鳴呼

至萬姓

正義曰旣言傷

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威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躬主受德本性大惡自

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

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

同惡之人故上天劓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

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

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

梁普三篇惟單言受而此去受德者則德本配
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
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
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
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
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去啓強也啓即
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
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
言並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
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
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
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
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
以茲它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
義曰言天知其惡然詳審下罰故言揚罰也尚本

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也此
姓釋言之身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
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
心王肅云勑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

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

疏

亦越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

善滅惡與周即說文主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

亦於文主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

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
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
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

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

天之命於文武，云能勸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去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

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

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

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

字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勸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六為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
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
夷冢君知此立氏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
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
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
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惟武王時爾
立政任

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

之三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

必慎擇其人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

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

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也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

得其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

討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別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

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

疏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

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

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

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繼衣趣馬三者官雖小

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

司之下至衆府黨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

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

吏與有造藝之人焉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

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既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六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毫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 傳文武至三事 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

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云自
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
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
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
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
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爲
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王良馬
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
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比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
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
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
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
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攝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
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
藏之吏消其下賤公非百官有司之身也此等

承皆擇人 傳小臣至任乎 正義曰小臣猶皆
擇人以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
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 損幹之臣
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勑兩謂
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勑謂衆士是也 傳太
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
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
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
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
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
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
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
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
必須善人此是揔舉衆官故特言吉士 傳此有
至法則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

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迭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職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於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然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抱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三所說皆與

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說文王武王
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
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
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
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
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
東成阜南鞞棘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
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
亳古書云誠旣無要
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

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收
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遠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
衆獄衆慎之事文王

一無敢自知於此
委任賢能而已

疏

文王至于茲
摠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

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
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
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
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
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
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
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
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
三宅三俊知此言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
之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

之常事也

傳云王至汪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

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

毀損之事但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

分析言之爾

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

臣以並受此大大亦越至丕基正義曰亦於

之基業傳之子孫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

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

道也又言武王所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

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

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

受則非獨三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

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

有故言並受且王嗚天子臣爲諸侯
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
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

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相
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

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

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
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
以治我所受之民

疏

嗚呼孺子至受民正義曰周公
斷虛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成王主

為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文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主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續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續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成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

治理言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百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曰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

為彥故彥為美

子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

盤

自今文子文孫其

美言皆以古非予矣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

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乂

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

天下

詒

嗚呼予至俾乂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

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
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
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
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
治戒成王使法之 傳言用至下治 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

也。覆上文推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國則

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繼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

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疏國則至國家正義士用勉治我國家疏曰既言湯與文王用

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之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

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人往立其善政其勿以儉利之其惟任用善士

使勅力治我國家殺王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使用者十勿使小人也告文王之子孫言雅子以其勿誤于庶獄惟

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重刑慎官人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方

行天下至于海表固有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

服化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

賓服所以見祖之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正義



既今告使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
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
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
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
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
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
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
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
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
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
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 傳獨言至官人 正義
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
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
其慎官人也 傳其當至舊迹 正義曰立官所
以牧養下民戒滿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
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

止設以升高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
之如舜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正義

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

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
也傳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任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入主或知
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故言不可以天官

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勅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勅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周
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公

至中
正義曰：周公顧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

大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曰：司寇蘇公，既

能用，使太史當勅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

王國。故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

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罪

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念生至之比。

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念生，以溫為司寇。是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

也。蘇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

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

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

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

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

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

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

中罰，而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

中罰，而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

以入弼詔王取羣臣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
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
人之制故特
而告之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玁命滅淮夷

黜玁在周公東征時
滅淮夷在成王即政

後事相因
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
邑猶還西周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
職用入之法

疏

成王至周官
周公攝政之時

正義曰成王於
既黜玁命及其

即政之後厥惟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
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入之法史叙
其事作周官 傳黜玁至言之 正義曰據金縢
之經大誥之序知黜玁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

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
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
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
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
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
無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
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
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言王
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
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
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
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
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
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
說不誤蓋有文王之廟大享就豐宣之故也傳

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

職所掌立其定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

准夷叛涕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

准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

詔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

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

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法

所掌亦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

四征弗庭綏

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

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

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豈者正

治理職司之百官

既

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

王者亦政教撫安萬國巡

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
安其海內北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
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
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 傳即

政至甸服 正義曰檢成主政之序與費誓之經
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

還歸多方去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
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
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

末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
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

代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
服而推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

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
從京師而四而征也釋詁去庭直也綏安也諸侯

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去遠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王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王

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王曰至未危正義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曰治謂政教邦謂國

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

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
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
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
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

五國之長上下相維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

故衆政惟和萬國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

亦能用治言不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言

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修教不惟

疏曰唐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方追

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者
 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
 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
 使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
 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
 也夏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
 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
 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
 也 傳道堯至有法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
 亂矣 又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
 臣也 勿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
 次父丁之後人民之始則常有之未知其所由來
 也雖 遠舉唐虞復古也 命曰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 設都則主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

為象天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
岳為五行之象左傳說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
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
肇卜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
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
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
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祇

勤于德夙夜不逮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

有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

所建官而別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商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

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

官

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負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恭信天地

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官天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

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

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

治燕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

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

之土能吐生

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

民之性命皆能
其官則政治

論

今予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今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

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

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 傳師天

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敘道天子輔相天子

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

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

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

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

孤云寅亮天地和理勸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

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傳天官至任大 正義曰

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摠目或據

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
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
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
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
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
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
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
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
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
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
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
言統銜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
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
棄爲司徒以敷敷敷則民不有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射。規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歲耕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有十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疏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

有以王作六端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
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
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
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
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嘗之賊
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
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
國詰四方馮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
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惡之人刑殺其姦
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久
而官屬異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
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

邦禁者避下刑異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
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七小宰職云六曰冬

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焉

融云事職堂百工器用未邦弓車之屬與此主土

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

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

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豈

工商四民不葬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

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

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

民為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

巡守春東夏南

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

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

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

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

六年

至黜陟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

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

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

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

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

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

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或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

也存云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

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

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

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

與此十二年主八特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富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十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為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太宗伯云時見曰會虢見曰同時見虢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虢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諫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禮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區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邦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時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特巡行政

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
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

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今從政之

本今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政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其爾典常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疏三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佞亂其官嗚呼凡我有官之君子謂大夫

已上有職事者。等皆欲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
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
是志。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
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
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
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
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
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
從政之本也。今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
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
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
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
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

古之訓與觀古之成敗而從之然後可以入
於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
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
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

忽止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

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

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



蓄疑至後艱 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裁中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入而不學如面牆無所規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戒彼卿

之有專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履正業之大者惟勤
力在公惟能果政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
必將致後患矣申
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

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
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 恭儉惟德無載

爾僞言當恭儉惟以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

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

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寵當思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賢能相讓俊又在官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臣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

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既暨大夫勸爾有官

亂爾

有政

汝歎而勸之

汝所有之官

治汝所有之職

以下各勸居

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

言當勸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

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疏

傳為德至可為德者自得於已

直道而行無

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

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

成王既伐東夷

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狍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而服之故產
慎氏下賀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

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成王至之命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義曰成王即政之

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
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

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
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

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
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

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軒狆之屬此皆於孔君之
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曰貉又去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
餘韓無此駢駢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去

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
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

滅奄此云不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代之魯語云
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
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
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
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
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
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
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誅於蔡原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
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
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
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
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肅慎之命明
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

在豐

武政

將沒欲葬成周

已所營作示

公薨

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曰告桓以葬畢之義

疏

周公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

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己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

義告周公之桓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

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文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

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尚

爲不之無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
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
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遷供養
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
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葬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
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王正義曰序說葬周
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
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
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
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
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
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
周公所

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
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君陳

臣名也

以名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

事父母行己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

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勸哉

正此東郊

教訓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

茲率厥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

而教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其臣名

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
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傳
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
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
公所營猶恐妨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
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爲分居分別妨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
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
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
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
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設命君陳猶若
蔡叔既設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
以恭正義曰今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
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釋訓
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言善至政令

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
孝力能施友於甚親言苦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
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踈遠每事
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所聞上古

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香屬之以德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

幾用是周公之道教勸民惟當日
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我聞至逸豫

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
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
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
德也苟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

之道惟此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
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
有初無終

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
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

下民惟草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
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

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
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

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
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

臣之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數而美之曰臣於人

者皆願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為政當聞大周公之大訓無

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

動不失和

德教之治 勗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勗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

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不遲斷之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辟以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茲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茲究凶惡毀敗五常

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

詒

王曰至不宥曰主呼之曰君

正義陳汝

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

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

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

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

於物莫為福急此成周豈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

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似惟勿得刑罰之我告

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

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

心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

以上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

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不可輕刑若有人習於
茲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
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
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
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
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為法使大於周
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
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
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
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
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
孫炎曰狃怙前復為也古言狃怙是慣習之義故
以習解狃習於茲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
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
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事言三言再猶可赦爾

備于一夫

人有頑直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

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取藏垢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

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

爾無至不良正義

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褻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者進顯其賢良以率

勵其不良者欲令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其化惡使為善也

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違上所命從厥

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爾克勤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勤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能

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

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惟民至永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世正義

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生本姓遷變為惡旨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遷

上所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
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
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
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
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
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